图书情报工作
第64卷 第18期 2020年9月

论信息素养教育与学业指导的融合*

■ 李金芳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048

摘 要:[目的/意义]信息素养教育变革的实践突出表现在在线教学或混合式教学方面,鲜有体现知识、交流、社群等特征。大学图书馆需要寻求一种可行的路径逐步推进变革的实践工作。[方法/过程]学业指导在高等教育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利益相关者、内容构成、实践过程、目标要素等方面对学业指导与信息素养教育进行结构化解析,比较分析二者的共性与特性。[结果/结论]信息素养教育需要与学业指导融合,逐步推进信息素养教育变革:注重校园层面的合作,注入变革源动力;嵌入学业过程,提升教育实践影响力;发展社群学习,提高教育效果。进而,信息素养教育全面深度地支持学生全面发展,推进变革并在人才培养中持续发挥优势。

关键词:信息素养教育 学业指导 大学图书馆
分类号:G252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18.005

学业指导(academic advising)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英美。基于高等教育"成才成长"的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发展的共同需要,学业指导系统整合、优化配置课内外有利于学生学习发展的各类教育资源,依托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多种指导方法和手段,为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和支持[1]。学业指导作为与教学活动同等重要的育人活动,其秉承了基于发展的理论与观点,为高等教育提供了一套实践策略与路径,在高等教育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大学图书馆服务正由以馆藏为中心转变为以教学、科研参与为中心,逐渐已经成为构建校内外学术知识服务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2]。其不再仅仅是资源和内容的提供者,更在寻求提高学者的生产力,增强大学生能力,以及参与研究、教学、学习过程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发挥作用。在"双一流"建设项目的驱动下,我国大学图书馆需要更加明确自身的定位与职能,重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发挥作用[3]。大学图书馆需要寻求一种持续可行且有效的实践模式。

有研究表明:学业指导是未来学术共享环境的特征,学业指导在实践层面和发展层面都对大学图书馆大有益处[4]。学术共享环境改变了学生的学习过程,学生从已知知识或已有经验出发,在创建的情境中通过交流、讨论等方式开展创新性学习。其具有的尊重个性化学习习惯、支持大规模学习、促进学生群体性成长等优势是信息素养教育变革所需的实践要素。同时,信息素养教育采取的实践与案例教学是一种很有效的指导方式。并且信息素养是元素养,也是开展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基本条件。毫无疑问,信息素养教育能够提升学业指导效果。因此,有必要对信息素养教育与学业指导开展关联性研究和实践,使之发挥1+1>2作用,在高等教育中发挥更大价值。这也将推进信息素养教育变革的实践探索,进一步体现图书馆在人才培育中的学术优势。

1 学业指导与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与实践

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以"主题=Academic advising"为检索式(其他条件为:精确检索,SSCI,全部年限),检索得到110篇相关文献(检索日期为2019年12月11日)。国外研究主题比较广泛,涉及到学业指导的方方面面,如关于服务框架、服务模式、价值与作用、效果评估以及案例介绍等。对学业指导的工作比较重视,强调在建立师生合作与互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建构性学习来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注重个性化需求,尊重学生个体的自主发展。美国大学大多通过

*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会科学计划重点项目"全球视域下在线信息素养教育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SZ201910028009)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金芳(ORCID:0000-0002-4563-3229),信息咨询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硕士,E-mail:li_jinfang@126.com。
收稿日期:2020-03-03 修回日期:2020-04-19 本文起止页码:42-48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李金芳.论信息素养教育与学业指导的融合[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8):42-48.

建立学业指导制度开展学业指导,为学生在专业、课程选择、学习方法、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提供咨询和指导。以哈佛大学为例,其视学生的成功为第一要义,给予学生从入学至毕业全阶段的支持、知识和指导。根据入学年限与学生发展需求差异两个维度,哈佛大学为本科生、高年级学生以及研究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业指导服务,帮助选择课程、制订学习计划、完成学业目标[5]。近年来,学业指导被中国大学普遍认同并大力发展。利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主题=学业指导"为检索式(其他条件为:精确检索,核心期刊与CSSCI,全部年限),检索得到37篇相关文献(检索日期为2019年12月11日)。国内的研究视野主要集中在从思想意识层面认识到开展学业指导的必要性,讨论了学业指导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并较为关注国外知名大学的学业指导案例。国内大学大多通过成立学业指导中心联合教师、辅导员等开展工作,建立新生导师制度,开展学业预警、心理健康指导、就业创业指导等工作。通过国内外的文献调研发现,学业指导已然成为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大学生学业困难和促进学生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我国大学较多关注了"浅层指导",未形成一个融通的体系[6]。

通过对20年来(1995-2014年)国内信息素养教育研究综述发现:信息素养教育在理论上充分吸收了国外信息素养的概念、评价标准与教育模式等方面的内容[7]。对2013-2017年国内外的信息素养教育相关文献进行调研,结果表明:教育内涵在不断泛化、深化和细化;教育模式愈加多元化[8]。2015年,《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将信息素养定义为"是包含反映发现信息、理解信息生产和价值、使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和参与社群学习的综合能力的集合",并阐述了阈概念、元认知、元素养等重要新概念[9]。此为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做出了新的指引。我国学者先后从译本、整体解读、重要概念分析与思考以及讨论了框架对我国的借鉴。信息素养教育开始融合多类型新兴素养(如数字、视觉、网络素养等),重视元认知、元素养在协作式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功能发挥,试图构建一个融合知识获取、生产与共享的有机整体。这促进了信息素养教育在全面、系统的教育内容体系以及多样化教育形态等方面的主动性变革。不仅如此,信息素养教育还存在被动性变革的诉求。我国大学近年来一致致力于优质课程的开发与转化,开展混合式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践。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全国大学需要全面开展在线教育,此时引起最广泛关注与热烈探讨的是如何保证教育质量?这其中的隐忧来自于两点:①当前的在线教育在发展初期,是以知识、技能为核心的,技术的应用多体现在课程开发而对教育中最重要的信息交互与交流体现的不够;②虚拟环境对学生的自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教师的信息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是一个放大镜,师生需要更高的信息素养以进行有效的信息获取与交流、规范的信息传播与较高的信息道德约束。未来的信息素养教育需要提升学生整体的信息素养,传统的教学培训模式显然只适用于小群体,信息素养教育势必要在课堂之外的非正式学习中寻求建立新的教育模式。

2 学业指导与信息素养教育的结构化解析与比较

信息素养教育与学业指导共同服务于大学的人才培养,在服务文化、服务方向、服务目标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在服务理念和服务实践中各有特色。通过对学业指导与信息素养教育在利益相关者、内容、过程和目标4个方面进行结构化解析(见表1),分析二者的共性与个性,优势与不足。并进一步整理了学业指导模式(见表2)[10],对内容、过程和目标进行更详细具体的揭示。

表1 学业指导与信息素养教育构成要素

名称	学业指导	信息素养教育
利益相关者	指导者、学生;学生处、院系	图书馆员、学生;图书馆、教务处、研究生院
内容	认知、元认知、行为和情感	素养、信息知识和技能
过程	指导者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图书馆员、学生与信息间的交互
目标	解决学业困境,助力学生成长与成才	合理合法获取与利用信息,促进全面发展

2.1 利益相关者

学业指导主要服务于本科生,以学业指导中心教师、辅导员为主,院系教师为辅,关联机构主要是学生处和院系。信息素养教育则服务于全校师生,以图书馆员为主,涉及的机构主要是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并不直接和院系产生广泛的联系。二者共同服务于本科生,但是利益相关者的覆盖面广度不同、师资不同,更为关键的是与院系联系强度差别巨大。学业指导更重视广泛的校园合作,与教师和院系联系紧密,能够嵌入学生的学业进程,动态跟踪与满足学生成长需求。

表2 学业指导模式一览

指导方法	特点	内容	过程	目标
诊断型	信息提供	课程安排、注册、毕业要求等有关的声明性和程序性信息	与学生分享信息	学生了解过程、规则与政策
主动型	干预	指导者与学生关系建立的早期干预	与学生建立牢固的关系以识别出潜在的困难并及时提供支持	学生在入学前和注册前的阶段接受指导;针对风险学生群体有开展目标的沟通与支持
发展型	全面发展	关注学生认知与非认知方面的发展的	让学生参与分享活动,指导和支持学生的学术、精神和个人成长	学生全面发展,不仅在于学术成绩,而且在非认知技能,这对于未来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成功都有助益
以教、学为中心	学习成果	教学和学习过程	遵循好的教学实践,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	学生发展了认知学习的技能,做好独立完成认知任务的准备
识别优势 strengths-based/appreciative advising	实力与优势建设(strength and asset building)	学生的实力与优势是个人成功的关键	让学生认识并利用他们的优势来实现他们的潜力	学生对过去的经历进行积极的重建,认识到利用优势取得成功的其他方法,建立积极的展望,使他们在未来的个人和职业生涯发展中更有潜力

2.2 内容构成

综合表1和表2可以比较分析得出,二者教育内容的侧重不同。从现阶段看,学业指导主要针对学习事务,为学生在专业、课程选择、学习方法、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提供咨询和指导,重心是提供学习与发展机会,强调学业目标规划、引导学生明确职业发展方向。信息素养教育则主要针对学术事务,主要以教学和培训的形式传授信息知识和技能等,提升学生文献信息资源的获取、评价与利用水平,助力学习和研究。二者都具有资源的整合性,帮助学生与多种资源建立联系。

从发展趋势看,学业指导重视学生的整体发展,侧重知识、行为和情感,致力于元认知的培养;信息素养教育则是重视专业技能,侧重信息素养的知识和实践能力,将转向元素养教育。元素养与元认知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元素养内容和教育目标体现在情感、行为、认知和元认知4个领域[11],成为影响学生自我发展和成功的关键因素。元认知是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和调节,其对于意识的培养非常关键。它能够帮助学生认识到信息素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在实践中主动有效地获取、评价和利用多种信息开展学习。

2.3 实践过程

从表2可以看出,学业指导方式多样化,根据需求不同提供诊断型指导、主动型指导、发展型指导、以教与学为中心、识别与发展优势。学业指导强调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把学业、职业、生活和个人目标融入指导中,通过联接课程内外的教育经验为学生提供支架式帮助,培养学生自己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2-13]。信息素养教育则是通识教育模式,以教学+实践为主,通过引入MOOC、翻转课堂、混合模式等逐渐具有了以学习者为主体、以学习为中心、游戏化形式突出、效果评价多样化等特征。二者都是通过引导学生逐步明确需求,并根据需求获取、整理与利用信息来满足需求,具有方法的引导性和过程的发展性等特点。但是,由于对学生个性特征认知不足,对学生投入不足等[14],二者都存在一些不足。学业指导长期忽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主性、主动性、责任感及创新精神的培养[15]。信息素养教育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交流模式单一、体验感及社交化氛围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教育的知识化程度。

2.4 目标要素

学业成功是大学使命、学生需求、社会期待的共同目标。学业指导的目标与ACRL的报告 *Value of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中对"学生成功"的描述不谋而合,即学生在学习、获得学位、获取工作、良好的薪酬以及获取市场需要等技能上表现出色[16-17]。学业指导通过逐渐实现信息提供、学业干预、提升学习成绩、促进整体发展、实力和优势建设等这些可操作性强的目标最终帮助学生实现学业目标,明确职业发展方向。信息素养教育则是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多种检索方法与工具查找文献,并能进行文献的管理、评价、合理使用,这种可迁移技能的培养与锻炼有助于终身学习,实现职业发展目标。学业指导还在情感和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建立归属感[18],在帮助新生建立关系、学术发展、个人成长和职业目标4个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②改变学习偏好模式,帮助学生从单模态到多模态学习的转变以提高学习成绩[20];③促进学生融入校园学术生活和社交[21]。二者具有高度关联,良好的信息素养水平能够加速并提高学业指导每

李金芳.论信息素养教育与学业指导的融合[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8):42-48.

一个具体目标的实现,而信息素养教育的实践始终需要从学生需求出发,关注情感、行为和发展目标,才能更好体现教育的价值。

3 信息素养教育与学业指导融合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基于共性和优势互补,学业指导与信息素养教育相融合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信息素养教育与学业指导相融合,通过开展建构性学习能够使学生将学习与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首先,信息素养教育与学业指导具有融合的基础。二者既在教育资源、教育方法、教育过程等方面具有共性,又在教育目标上存在一致性:①资源的整合性,帮助学生与多种学术资源建立联系;②方法的引导性,引导学生根据需求获取、整理与利用信息;③过程的发展性,发挥导引作用使学生逐步明确所需;④发展诉求和发展目标的一致性,都寻求在高校发展中发挥作用与价值,致力于学生成功。这些都使得学业指导与信息素养教育具有深度融合的先天条件。

其次,信息素养教育与学业指导具有融合的必要性。二者都存在不能满足学生需求的情况,如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仍然偏重于文献信息为核心,内容体系有待完善;学业指导不能满足学生在专业选择、课堂学习与职业规划等方面的需求。我国大学学业指导主要针对的是学生的学习事务,当前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开展学业预警工作。二者在实践方式中的不足之处恰恰是彼此可以互补的地方。学业指导更灵活,规范性比较弱,需要像教学一样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指导工作,建立的具体原则包括明确合理和积极的目标、积极参与、学生激励、高期望、有效反馈和互动。信息素养教育则是过于依赖传统教学模式,还需要增强体验感,拓展交流模式和提升社交化氛围。

最后,国内外已经有成功的实践案例。斯坦福大学以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为目标,将学业指导应用于批判性思维课程,学生通过与博士后定期的、紧密的联系与交流,有效地促进了新生的学业适应性,并在批判性调查、分析、阅读与写作等重要领域发挥显著作用[22]。而批判性思维恰恰是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这一点不难看出学业指导的理念与实践对信息素养教育的变革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融合发展能够促进信息素养教育在批判性思维方面的实践发展获得突破。

4 融合发展视角下信息素养教育的变革路径

信息素养教育的变革受到了3个方面因素的深刻影响。其一,我国当前的信息素养教育体系本身并不完善;其二,当前开始转向混合教育模式,但在线教育模式尚在探索之中;其三,大学图书馆是教辅单位,教辅的职责决定了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不能够全盘照搬教学模式。大学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变革需要兼顾这3个方面,探索建立适应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研究表明,体现学业指导质量的关键特征就是高度关联高等教育机构的功能、融入实践过程、注重校园层面的发展合作以及满意度调查等[10]。信息素养教育可以通过开展校园层面的合作、嵌入学业过程以及发展社群学习等方面逐步推进变革,同时作为学业指导的重要组成,在师生的信息素养能力建设与全面发展中发挥价值。

4.1 开展广泛的校园层面的合作,注入变革源动力

当前,国内信息素养教育内容体系不够完整,局限于文献信息的检索与获取,不仅信息评价相关内容相对薄弱,信息道德教育难觅其踪,更是缺乏信息管理、学术出版与传播等内容。从一个完整的学术研究过程来看,信息素养教育内容应该涵盖信息的检索、获取、评价、利用、管理以及传播等。从发展趋势看,信息素养教育已经进入了质与量并进的阶段,其所涉及的素养可以理解为"图情领域涉及的职业、机构、部门、用户需要的素养,涵盖核心素养与拓展素养"[23]。信息素养教育内涵的泛化、深化和细化使得教育内容拓宽到基于数据素养、元素养、媒体素养等综合素养培养,教育形态愈加多样化。当前,国内改革多是通过对教学框架的结构性调整建设在线课程;通过微课、录课等丰富课程展示;增加多样化评价等。其本质是对原有教育内容的完善,而批判性思维、数据素养等内容并没有系统的设计与教学实践。不仅如此,当前信息素养教育改革始终围绕教学模式,多是利用技术手段开展交互、讨论、答疑等。这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丰富了学习体验,但并非从根本上满足专业与个性化需求。且由于大学图书馆开展通识教育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其主动推进信息素养教育根本性变革的压力不够、动力不足。

学业指导工作一般归于学生处,其通过与教务处、院系等机构紧密配合共同服务于学生的学业成长。首

都师范大学的学业指导工作一方面是通过建立学业辅导团，通过聘任优秀学生担任学生辅导员开展学习经验与体会等交流活动，另一方面通过院系辅导员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活动比“小导师、大讲堂”的学术活动、阅读演讲、朗读、笔记评比等。融合发展视角下，信息素养教育可以帮助学业指导提升辅导员的信息素养，还可以发挥馆员善于获取和交流信息的优势以及知识组织的核心技能提升其职业发展咨询、心理健康咨询等信息服务。信息素养教育亦能快速广泛地与院系建立稳定的联系，师生的专业需求、行为特征等将为变革注入源动力。研究表明，校园层面的合作能让更多校内机构和师生参与信息素养教育：①与院校教师合作，改进教育方案、变革课程体系及学习支撑系统，探索高等教育组织、流程的再造与生态文化的完善；②促进人与人之间知识与智慧的连接和交流，协同认知，推动创新，探讨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多种启发式、合作式、参与式和研讨式学习方式[24]，丰富课程实践进而推动教育变革。图书馆亦有机会通过与学术部门融合来实现图书馆的专业发展和学术发展[2]，如与心理健康课程合作开展心理健康素养等多元素养教育的实践。

4.2 嵌入学业过程，提升教育实践影响力

信息素养是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建设的要素。然而，信息素养教育并未得到我国大学的普遍重视。信息素养教育需要走出图书馆的视野，紧紧跟随高等教育的本质和目标来提升教育实践影响力进而发掘支持变革的途径，获得发展。从高等教育的本质看，大学是关于知识和对真理的追寻。哈佛校长在 2017 开学语中提到大学至关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做出判断和评估事实的能力”[25]。哈佛艺术与科学学院已故的前任院长杰里米・诺尔斯（K. Jeremy）曾这样描述他所认为的高等教育最重要目标：确保毕业生能够辨别“有人在胡说八道”。这正与信息评价能力息息相关，其需要通过不断的交流、持续的论证、挑战和辩论，才能完成分析、评价和重构，这又是批判性思维训练的关键。而信息评价和批判性思维本就是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高等教育领域存在教育、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学习的多样性、自由性和选择性等，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挑战。大量国际研究印证了在课堂场域之外，辅导答疑、情感交流等师生间非正式互动的频度和内涵性质对于学生的学术发展、社会化发展、自我概念形成、院校满意度提升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并且其影响效应高于传统课堂场域中发生的正式师生互动[26]。可以预见，在线教育环境下未来高等教育的态势还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非正式学习会常态化。信息素养教育需要在非正式学习中实现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等元认知能力的培养。

融合发展使信息素养教育能够全面嵌入学业过程，在发现和满足发展性需求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以首都师范大学为例，当前信息素养教育与学业指导的融合分为 3 个阶段。首先，为新生开发《大学生学业发展与规划》课程，由馆员和辅导员共同完成，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各类学术资源的来源和获取，对学业有初步规划；其次，参与并了解学业预警工作，识别学业问题并根据学业需求开发主题学习（如调查问卷制定、数据分析、软件以及心理健康等）；最后，提升学生创新素养，综合利用图书馆职业能力培养与测评类数字资源，开展简历制作和面试技巧等专题活动，助力大学生就业与创业。

信息素养教育具有工具属性，对实践的要求非常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信息素养教育的变革。与学业指导的融合，信息素养教育还将在以下方面得到长足发展。首先，探索非正式、规模化的实践教学方案，满足学业发展过程中的专业性与个性化信息需求；其次，全面收集与分析多元化需求，推进多元素养教育的实践，提升学生的数据、科学、心理健康等综合素养；最后，根据学生信息行为特点，培养有效的知识交流方式，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发展力量。以批判性思维为例，其对创造力的影响中存在显著中介效应，能较大程度地提高大学生的创造力[27]，而遗憾的是我国大学图书馆相关实践探索并不多。融合发展使得信息素养教育得到充分的实践与应用机会，这不仅能拓展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审辨性思考，还可以在“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创业能力以及提升自己精神生活或者说生活品质”等素养方面得到提升[28]，进而培养终身学习能力，提高教育实践影响力。

4.3 发展社群学习，提高教育效果

有研究表明，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内隐特征包括：学生在教育实践和学术项目上高度投入，让学生在课堂内外应用知识；为学生构建与朋辈、教师开展实质性沟通交流的环境；提供跨文化、跨国界的多元化体验经历和接触机会，潜在推动学生改变生活方式；获得充足的反馈和评估[29]。学业指导也正是因为具有这些特征才在高等教育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群学习是大学生开展学习、实现成长与促进发展的重要方式。大学生具有典型社群行为特征。首先，所用信息源具有社群特征。调研发现全美大学生在终身学

习的过程中选择兼具有用性和互动性的网上信息源，如论坛、博客、社交网站等[30]。其次，虚拟的网络行为具有社群特征。在短视频类APP排行榜中，依据周人均打开次数来分析用户黏性，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快手、最右和火山小视频[31]。其中，最右因其独特的“神评”属性，体现了虚拟社区的个性化、社群化的优势而独树一帜。当代大学生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社群学习的需求。学生对图书馆的需求已经不仅是从书本中获得知识，而是带来自己的想法并期望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知识、新的灵感，增加新的价值[28]。

信息素养教育需要积极主动地发展社群学习。社群学习一方面满足新生代具有强烈的彰显个性的心理需求，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的学习；另一方面能建立归属感，被认同的情感因素使得信息素养教育能够切实帮助一些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可能成功的学生。对学业指导效果研究表明：改变学生参与倾向(student propensity to participate，SPTP)可以有效改善学生参与满意度[32]，SPTP越低越产生强烈的外因和较低的内因。社群学习使得信息素养教育高度融合虚拟学习和社交技术等多项元素，发挥了知识传递、交流与创造的渠道功能，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满意度。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先是摸底了学校素养类课程，并发掘了部分专业课程与特色，如SPSS软件应用、R学软件应用、PPT进阶制作(心理学院)、比较文学(文学院)、书法鉴赏(书法研究院)、Origin软件应用(化学系)等。之后逐步与研究生院、学生处、教师教育学院等单位合作，通过组建学生主题团队、教师评审团队、学生评审团队与馆员指导团队开展社群学习，代表性活动是举办“朋辈风采大赛”。在社群学习中，学生既是信息素养教育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也是教育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通过发挥学习榜样的引领作用，在促进学术信息交流与创造、提升教育效果等方面展示了价值。

5 结语

融合发展视角下，信息素养教育能够通过开展校园层面的合作、嵌入学业过程以及发展社群学习等推进变革。这些变革将彰显信息素养教育在非正式学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极大地改善教育关系与教育过程。此将促使大学重新认识和评估图书馆的学术服务。大学图书馆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参与研究、教学、学习过程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发挥作用，助力学校发展。

参考文献：

[1] 耿睿，詹逸思，沈若萌.中国大学学业指导手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2] KENNEY A R. Leveraging the liaison model：from defining 21st century research libraries to implementing 21st century research universities[EB/OL].[2020－05－22]. http://www.sr.ithaka.org/wp-content/uploads/2014/03/SR_BriefingPaper_Kenney_20140322.pdf.

[3] 司莉，曾粤亮.需求驱动的大学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3)：30－40.

[4] FLATLEY R，WEBER M A，Czerny S，et al. Librarians and mandatory academic advising at a mid-sized public university：a case study[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2013，39(6)：582－587.

[5] Advising & counseling[EB/OL].[2020－01－14]. https://college.harvard.edu/academics/advising-counseling.

[6] 蔡翮飞，余秀兰.我国高校学业指导：现实与愿望——基于中国10所大学的分析[J].高教探索，2019(6)：30－37.

[7] 黄蕾. 20年来国内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与实践综述[J].图书馆杂志，2015，34(3)：16－22.

[8] 陈晓红，高凡. 近五年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研究进展及展望[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0)：136－142.

[9] 王正兴.《美国信息素养教育框架》的中国式解读与借鉴[J].情报杂志，2017，36(5)：62－68.

[10] HE Y，HUTSON B. Appreciative assessment in academic advising[J].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2016，39(2)：213－240.

[11] 杨鹤林.元素养：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新标准前瞻[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32(3)：5－10.

[12] VARNEY J. Proactive advising[M]// DRAKE J K，JORDAN P，MILLER M A. Academic advising approaches：strategies that teach students to make the most of college. 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13：137－154.

[13] 韩玉青，魏红.美国高校学业指导模式初探[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6，32(6)：83－96.

[14] 季靖. 关于开展大学生学业指导的实践与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9)：58－59.

[15] 宁靓.以学生与学习为核心的高校教学质量多维度提升[J].中国成人教育，2018(21)：100－103.

[16] Value of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EB/OL].[2020－05－23]. http://www.ala.org/acrl/issues/value.

[17] Assessment in action：academic libraries and student success[EB/OL].[2020－05－23]. http://www.ala.org/acrl/AiA.

[18] LAWSON K M，KOOIMAN L Y，KUCHTA O. Professors' behaviors and attributes that promote US women's success in male-dominated academic majors：results from a mixed methods study[J]. Sex roles，2018，78(7/8)：542－560.

[19] CHAN Z C Y. A qualitative study of freshmen's and academic advisors' perspectives on academic advising in nursing[J]. Nurse education in practice，2016，18：23－29.

[20] HU Y, GAO H, WOFFORD M M, et al.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learning preference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first year medical school[J]. Anatomical sciences education, 2018, 11(5): 488 - 495.
[21] FUSSY D S. The status of academic advising in Tanzanian universities[J]. Ked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2018, 15(1): 81 - 98.
[22] 刘学东,袁靖宇. 美国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研究——以斯坦福大学为例[J]. 高教探索,2018(9):44 - 50.
[23] 邓胜利,付少雄. 素养教育的新拓展:从信息素养到多元素养[J]. 图书馆杂,2018,37(5):21 - 30.
[24] 邢奕.《国际图联趋势报告——2016 新进展》视角下的大学图书馆发展展望[J]. 图书馆建设,2017(6):31 - 06.
[25] 哈佛校长 2017 开学语:教育的目标是确保学生能辨别“有人在胡说八道”[EB/OL]. [2020 - 05 - 17]. http://www.sohu.com/a/196003665_176673.
[26] 鲍威. 跨越学术与实践的鸿沟:中国本科教育高影响力教学实践的探索[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17(3):105 - 129.
[27] 张长海. 基于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的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42(4):102 - 116.
[28] 吴建中. 国内外图书馆转型与创新动态[J].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8,36(1):3 - 11.
[29] SEIFERT T A, GILLIG B, HANSON J M, et al. The conditional nature of high impact/good practices o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4, 85(4): 531 - 564.
[30] 徐文静,彭立伟. 美国的信息素养项目剖析与启示[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2):100 - 106.
[31] 最火短视频 APP 排行榜 TOP10. 今日头条完美霸榜. [EB/OL]. [2020 - 05 - 12]. https://www.toutiao.com/a6576742082973532685/.
[32] BYAUN J, ZOLFAGHARIAN M.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academic advising: propensity, behavior, attribution and satisfaction[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016, 57(8): 968 - 989.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Academic Advising

Li Jinfa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reform is much more embodied in online or blended teaching, but less more on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etc. The university library have to seek a feasible and practical path to gradually promote the reform. [Method/process] Academic advis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igher education. By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academic advising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rom the 4 aspects such as stakeholders, content, practice, target, the commonness and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Result/conclusion]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academic advising both should integrated for individu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ibrary should gradual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peration at the campus for continuous injection of inform power; embed academic process to much enhance the education influence; develop community learning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effect. Then information literacy can support students' overall development fully and deeply, promote change continuously to play advantages in talents cultivation.

Keywo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academic advising university library